



139  
13

14
139
14



門 139  
號 14  
卷

洞天福地記

唐 杜光庭撰

國家保安宗社修金籙齋設羅天醮祈恩請福謝過消災投金龍玉簡於天下名山洞府謹按本教龜山白土上經具列所在去處云爾

第一玉屋洞周迴一萬里名小有清虛之天在東都

第二委羽洞周迴一萬里名大有虛明之天在兗州東嶽

第三西城洞周迴三千里名太玄總真之天在梁州西

王母所居崑崙之別宮

第四西玄洞周迴一千里名三玄極真之天在華州

第五青城洞周迴二千里名寶僊九室之天在蜀青城縣

第六赤城洞周迴三百里名上玉清平之天在台州唐興縣

第七羅浮洞周迴五百里名朱明耀真之天在惠州博羅縣八十里

第八句曲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天在潤

州金壇縣界屬茅山

第九林屋洞周迴四百里名佐神幽墟之天在蘇州洞庭湖中

第十恬養洞周迴三百里名成德隱玄之天在台州樂安縣界有宮一所

右十洞天大小悉皆相通光明景耀妙異不可備陳太上列上真之到掌之

第一洞霍童山周迴三千里名霍林之天在福州長溪縣有三所觀及遊僊湖

第二洞東嶽太山周迴一千里名蓬玄之天在兗州

第三洞南嶽衡山周迴七百里名朱陵之天在衡州衡

山縣

第四洞西嶽華山周迴二百里名總僊之天在華州

第五洞北嶽鎮山周迴一百三十里名總玄之天在鎮

州

第六洞中嶽嵩山周迴三千里名思真之天在洛州

第七洞峨嵋山周迴三百里名靈陵太妙之天在蜀嘉

州

第八洞廬山周迴二百六十里名洞靈詠其之天在江

州

第九洞四明山周迴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之天在

明州

第十洞會稽山周迴三百五十里名陽明洞天一名極

玄太元之天在越州

第十一洞太白山周迴五百里名立德之天在明州

第十二洞西山周迴三百里名天寶極玄之天在洪州

第十三洞大圍山周迴三百里名好生玄上之天在潭

州醴陵縣

第十四洞潛山周廻八十里名天柱司立之天在舒州

懷寧縣

第十五洞鬼谷山周廻七十里名玄思之天在信州貴

溪縣

第十六洞武夷山周廻一百二十里名昇真化女之天

在建寧府

第十七洞玉笥山周廻一百二十里名太秀法樂之天

在臨江軍

第十八洞王蓋山周廻三十里名容成太玉之天在溫

州永嘉縣

第十九洞蓋竹山周廻八十里名長耀寶元之天在台

州臨海縣

第二十洞都嶠山周廻一百八十里名寶玄之天在峇

州

第二十一洞白石山周廻七十里名瓊秀長真之天在

和州

第二十二洞句漏山周廻四十里名玉王寶王之天在

容州流陽縣

第二十三洞九日山周廻三十里名相真太虛之天在道州

第二十四洞洞陽山周廻一百十里名洞陽隱觀之天在譚州

第二十五洞幕阜山周廻一百里名真太元之天在鄂州唐年縣

第二十六洞大西山周廻一百里名大華妙之天在辰州

第二十七洞金庭山周廻三百里名金庭崇妙之天在剡縣

第二十八洞麻姑山周廻一百五十里名丹霞之天在撫州南城縣

第二十九洞德都山周廻三百里名祈僊之天在處州縉雲縣

第三十洞青田山周廻四十里名青田太鶴之天在處州青田縣

第三十一洞鍾山周廻一百里名朱湖太生之天在潤州天福也

州上元縣

第三十二洞長常山周廻三十里名方會之天在茅山東北

第三十三洞紫蓋山周廻八十里名紫玄洞照之天

第三十四洞天目山周廻二百里名太微玄蓋之天在  
杭州餘杭縣

第三十五洞姚源山周廻七十里名白馬立光之天在  
助州武陵縣

第三十六洞金華山周廻一百五十里名金華洞元之

天在婺州金華縣

右三十六小洞天出本教龜山白玉山經

地肺山在潤州茅山

蓋竹山在台州臨海縣

石磻山在台州黃巖縣

東僊源在台州樂安縣

青嶼山在西海

赤水山在真誥巖

郁木坑在臨江軍新淦縣

丹霞洞在撫州南城縣

君山在洞庭湖中

桂源山在桂州桂陽縣

靈墟在天台山

沃州在剡縣南

天姥岑在唐興縣

若耶溪在會稽縣

金庭山在剡縣

清遠山浦在陽縣

安山在交州

馬嶺山在柳州

鷺羊山在潭州長沙縣

洞真墟在長沙縣西

青玉壇在衡山祝融峯西

洞靈源在南嶽招僊觀西

光天壇在南嶽

洞宮在長溪縣

陶山在温州安固縣



三皇井在温州永嘉縣

爛柯山在衢州西安縣

芹溪在建寧府建陽縣

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

靈山在饒州

泉水源在龍川界

金精山在虔州虔化縣

問息山在臨江軍新淦縣

始豐山在豐城縣

逍遙山在洪州南昌縣

東白源在洪州新吳縣

鉢池在楚山

論山在潤州丹徒縣

毛公壇在洞庭湖中

維籠山在和州歷陽縣

桐栢山在台州唐興縣

平都山在忠州

綠羅山在武陵縣



彭龍山在澧陽縣

抱福山在連州

大面山在鄂州

虎溪在江州

元辰山在都昌縣

馬蹄山在饒州都陽縣

德山在武陵縣

藍水在河中

王峰在河州

天柱山在杭州於潛縣

商谷山在商州

張公洞在常州宜興縣

湖魚洞在姚州西

白山中條山在河內

司馬悔山在天台山北面

綿竹山在蜀西川

甘山在黔中

瑰山在溪山

洞天福地

金城山在古限戍

雲山在助州武陵縣

北邙山在東都

武當山在均州

女凡山在洛州福昌縣

少室山在東都

麗山在江州

西僊源在台州嶠嶺

南田山在東海

王留山在樂城縣

挹曠山在鎮州

右七十二福地

洞天福地終

洞天福地

北里志序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受塔鄭詹事再掌  
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  
所聞質於內庭學士及都尉皆佯然莫知所自故進士  
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  
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爲兩街  
探花使鼓扇輕浮乃歲滋甚自歲初等第于甲乙春闈  
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  
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

能致于他處惟新進上設筵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  
贈之資則倍于常數諸妓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  
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如不恡  
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  
言語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衡尺  
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楊秉之  
惑比常聞蜀妓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觀北里二  
三子之徒則薛濤遠有慚德矣予頻隨計吏久寓京華  
亦亦偷游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反疑不能久常

欲紀述其事以爲他時談藪顧非暇豫亦竊恨其叨忝  
耳不謂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鑿輿巡省士函鯨鯢通窟  
山林前志掃地盡矣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而久羅鷲危  
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記聊以編次爲太平遺事  
云時中和甲辰歲孫棨序

孫棨唐翰林學士居長安中頗有介靜之名其撰北  
里志風韻爾雅雪裝子青樓集崔令欽教坊記莫能  
逮也此志不典無補風教然天子狎游膏梁平進粉  
黛之妖幾埒鄭衛萬乘西巡端由北里竹志者其有

憂患乎陳繼儒識

北里志

河論三曲中事

唐孫棨撰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  
 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得稱一曲卑骨妓所居頗為  
 二曲輕斤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  
 多於此竊遊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教廳  
 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  
 榻嶂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

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爲爆炭不知其因或以推姑息之意也亦妓之衰退者爲之請女自幼丐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意則鞭扑備至皆冒假母威呼以女弟女兒爲之行第幸不在三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多有游惰首於三曲中而爲諸娼所養必號爲廟客不知何謂此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七節之態勤象

請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象禮大京兆但能制其昇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有一嫗號沐州人也盛有財貨亦有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錢繼燭卽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真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歌令常為席  
 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蘊藉不惡時賢雅尚之  
 因鼓其聲價耳故右史鄭休範仁賞在席上贈詩曰嚴  
 吹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  
 聽雲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  
 子自廣陵人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駒時同年鄭賓  
 先輩屬之鄭賓本吳人或為裴讚為東床因與名上相  
捷與覃同年因請事覃以求進楊慕不復廉極嗜欲於  
隅猥知財利又薄其中鎖竟為時非所棄片

長安中天水之齒甚長於羣但聞眾譽矣水亦不知其  
 妍醜所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  
 單則違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水實有所苦不赴  
 召覃殊不知信增緝不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出  
 告而終不至時有戶部府吏全者居其里中  
子也能制諸妓輩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盃可二斤許全  
 貪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入堦與中相與至宴所至則  
 蓬頭垢面蕩泗交下褻簾一觀亟使鼻回而所費已百  
 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為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  
近以退暮為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  
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  
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窓牖  
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市錢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  
也為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  
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錫行前後相去十數  
步全版使鄭光業圖時為補交道與之遇楚兒遂山簾

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繫之用出  
其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  
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  
牕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  
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姻緣蛾眉欲碎巨血掌  
雞肋難勝子路拳祇擬嚇人傳鐵券分陽王有鐵上免  
死罪今則無之益  
之詞恐嚇不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  
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也  
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牽據論當

道加嚴筆，便合被緇念法，遠如此與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致駐馬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皆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為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為諸朝士所眷常。子名賢，醪宴辟數妓，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紹鄭禮臣，曷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為山，崇所在席時禮臣。

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等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為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起拜之，喜不自勝。致君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繪道酬，孫龍光為狀元，名傑文府弟為狀元在乾符五年頗惑之。與同年侯彭臣，杜寧臣，崔勛美，趙延吉，盧文舉，李茂勳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同年盧嗣業訴口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

識都知面頰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  
求秋賦持盃給暮饌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簡

少有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  
遵釀罰故有此篇曲內效之頭角者為都知分官諸友  
俾追召勻齊舉舉絳真皆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四銀  
見燭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今左史劉  
郊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  
其年酒糾多非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為酒糾坐久  
覺狀元微晒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  
舞如畫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蕙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為  
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澤相國少子離辭年自此員及第

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疎猛不抱  
言語或因醉戲之為牙娘批頰傷其面頰甚翌日期集  
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厲聲曰昨日子牙娘  
抓破澤額同年皆駭然裴公俛首而晒不能舉者久之  
裴公嗜其今小天趙為出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謂之郡  
年主司君為山內子子從母妹也甚明悟為山頰憚之或親姻  
中聞為山屬意牙娘遂以告其內子他日為山自外歸  
內子謂為山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郡君也為  
山愕然久之無言以答亦終不敢詰其言之所來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爲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爲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歎數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爲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卽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

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歎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折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鄰有喜羌竹劉馳馳聰爽能爲曲子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馳馳使唱馳馳尙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仙子轎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運袂誰夾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

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流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  
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莫一觴三日浪意何堪念  
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胆磨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  
沉無出期寧言掩殯後宿草便離離四日奄忽那如此  
天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道逝  
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於長安  
挽者多唱之或詢醜醜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醜醜曰  
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  
爲恥逝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金相謔失言云莫倚

居矣肆旣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真及諸子昵孰者勤  
問之終不言也

###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退  
爲假母居第最寬潔實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仙貌  
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詆諧臻妙陳設居止處  
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水光遠故山  
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  
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

相知愛天亦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後才  
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  
指光遠為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  
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  
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  
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  
尙未信應聲嘲答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逡巡看取第三  
名孝廉持水添甌子莫向街頭亂梳鳴其敏捷皆此類  
也是春萊兒駸駸久不空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駸駸光遠

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魚璣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  
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困憫金梭悌謝鯤不夜珠光  
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銷盡江淹  
別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  
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鯢嬌別翠鈿粘去  
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為返  
魂萊兒亂離前有園閨豪家以金帛賤之置於他所人  
頗思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任  
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排人

而去後假母嘗泣訴於他賓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  
於萊兒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遺甚眷之在翰苑時每  
知聞問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兒既乏手  
委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桂兒最少亦窘  
於貌但慕萊兒之爲人雅於逢迎

玉團兒

玉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正朝官名居此已爲假母有  
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藉藉者小天崔垂休  
名敬小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

潤辭上爲山所見

名就今字袞求近日小求辛臨晉

贈詩三慈恩塔下

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臙上

逞歐書

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爲四十一即崔四十崔相也

次日福娘字宜之甚

明白豐約令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

郎嘗於筵上與詩曰

名滄贈詩方在筵

怪得清風送異香娉婷

僊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爲漢侍郎

時爲內庭

戶部侍郎次日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點予在京師

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  
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彩翠僊衣紅玉膚

輕盈年在破瓜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梳，  
不怕寒侵綠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裾，設圖西子晨粧樣。  
西子元來未得如，得下中多頗以此詩爲稱愜。持詩於  
古左紅牆，請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  
且見戒無艷，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  
牕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襖。無端鬪草輸鄰女，更被拈  
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  
東鄰起樣裙腰濶，刺蹙黃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  
戲語，麤齋堂遺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爲膏

郎有無，尚校數行未滿。翌日詣之，忽見白札，後宜之題。  
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  
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  
如不勝任合坐爲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  
跡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  
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  
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  
問僊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  
何如？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



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詔  
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為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  
人家圖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  
予東之洛或反飲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  
否因泣下洎冬初還京果為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  
多為富家子弟輪一縉於母謂之至春上巳日因與親  
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祇接於客知禊於曲水門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  
一縵麻北座者徧通反甲麻衣對米盂為糾其南二妓  
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宜陽綵

纈鋪張言為街使郎不一宴張即宜之所王也時街使  
令坤為敬瑄二縵蓋在外戴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來  
日可到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予  
辭以他事立乘輿語能之團紅巾擲子曰宜之詩也舒  
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既  
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復  
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  
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為  
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

客給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  
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遼所嬖章宙相國子及衛  
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聞者亦有兄弟相  
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奈何謂之  
曰某已失身矣必控徒爲囚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  
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 俞洛真

俞洛真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貴  
主許納別室于公孫尚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

之譽從子

稅

冒其季父

稅

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會貶

振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爲力甚切竟不得後投跡  
今左廣令夜門因中第遂佐十軍先通洛真而納之月  
餘不能事諸媵之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卽出之亦獲  
數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期年而所有索盡更不能給遂  
復入曲携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真雖有風情而淫冶  
任酒殊無雅裁亦時爲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在常與  
詩曰巧製新章柏指新金蠶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  
波盼又怕回籌錯指人離亂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涓

渥之弟今改名游其年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君來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憑予題於楣間訖先回間兩日文遠因同詣南院文遠言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謂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約登轡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奪馬紛紜矣因倉皇而回遂乃奔嵐因與文遠思所題詩真識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庖饌有序女昆二女八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

趕郎在否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諸妓皆禮令，特甚。詣其門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盡留，車服賃衛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益無圖者矣。

劉泰娘

劉泰娘，北曲內小家女也。主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

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榜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子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威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同遊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也。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兒，不振。是以門甚寂寞，爲小鋪，席貨草劉薑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

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  
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住私有結  
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官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  
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  
益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音一不  
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逼其聽以伺之忽聞  
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龐勛同姓傭書徐邸  
因私呼佛奴爲徐州子日中益五日也佛奴甚喜前致  
誠懇住住云上巳日家人俱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可自

爲計佛奴因求其鄰宋媪爲之地媪許之是日舉家踏  
青去而媪與住住獨留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  
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媪因爲幔寢  
所以遂平生旣而謂佛奴曰子旣不能見聘今日後時  
矣隨子而奔雨非其便于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  
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他日住住又  
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負子矣子其可  
負我乎子必爲我計之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鬪雞者  
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託宋媪致于

住住既而小鳳以為獲元甚喜又獻三緡于張氏遂往來不絕復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小鳳為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備于徐邸不能給食母兄喻之鄰里譏之住住終不捨佛奴指堦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聲卽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為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榮陽撫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久之小鳳

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住昵者士不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鬪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為小福所傷遂毆之住住素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龐漢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足是何謂也小鳳既不審又不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哈遞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是住住因呼米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長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其變其唱如住住之言

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雞  
 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悞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  
 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菽音  
 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雞脚用肋  
 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詣住住佛奴初備徐邱邱將甚憐  
 之為致職名竟裨邱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  
 鳳家事日蹙復不侔矣

附錄

胡證尙書

胡證尙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公嘗  
 狎遊為兩軍力士十餘輩凌轢勢甚危害公潛遣一介  
 求救於胡胡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  
 胡後到飲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盤無餘灑逡巡主  
 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  
 謂眾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  
 須盡仍不得有滴灑犯令者一鐵躋自謂胡復一舉三  
 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  
 坐胡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為神人

胡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裴思謙狀元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光業補表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徹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

楊汝士尚書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

一娘字潤卿  
奴之尤者

余頃年往長安中鰥居僑寓頗有介節之名然惚率



交友未嘗辭避，故勝。狎宴常亦預之，朝中知己謂  
余能立於顏生子祚生之間矣。余不達聲律，且無航  
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懲其事，思有以革其弊。  
嘗聞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故王金吾武令  
狐博士瀆，皆目擊其事。幾罹毒手，實昭著本末。垂戒  
後來，且又焉知當今無之，但不值執金吾曲臺之泄  
耳。王金吾故山南相國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  
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頃又有後至者，  
仗劍而來，以醉者爲金吾也，因梟其首而擲之。曰來

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其牀。金吾獲免，遂不入此曲。  
其首家人收瘞之一。令狐博士瀆相君當權，口何爲  
貢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訪之。一旦忽借以親  
戚聚會，乞輟一日，遂去之。瀆於鄰舍密窺，見母與女  
共殺一醉人而瘞之。室後來日復再詣之，宿中夜間  
女女驚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將其斃之母勸而止。及  
且歸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以博文事不  
可不具載於明文耳。頃年舉子皆不及此里，惟新  
郎君恣遊於一春，近不知誰何啓迪，嗚呼有危梁峻

谷之虞則回車返策者衆矣何危禍之惑甚於彼而不能或於人哉則鼓洪波遭覆轍者甚於作俑乎後之人可以作規者當力制乎其所志是不獨爲風流之談亦可重誠歡之首也述才慧所以痛其辱重稟也述謾陷所以警其輕體也敘宜之所以憐拯已之惠也敘洛真所以誠上姓之容易也舉今寘所以念出出者有輕才之高見也舉往往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讓之明心也引執金吾與曲臺所以裨將來爲危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迷樓記

唐 韓偓撰

煬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謂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窓

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于戶傍，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自使，真御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于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

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滿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謂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而懸于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濶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

指闕投進帝以屏納迷樓而御女於其中纖毫皆人於  
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  
畫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  
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  
無睡得婦人祝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腫  
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億何也他日矮民王義上奏  
曰臣聞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遠曠絕遠之域幸  
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竊謂宮  
口侍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官室方今難信無嫌慮

者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  
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  
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  
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宴自非歲節  
大辰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  
時慶賀亦日晏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  
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  
叟獨歌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  
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

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人此  
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歎  
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龍顏鳳姿而不  
自受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葢爾微軀難圖報  
効罔知恩謹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  
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  
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  
日帝忿然而出曰能恹恹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  
安用也乃復入宮宮女無數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

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  
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迹芳草漸  
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  
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  
不及闌花草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  
簾時自蟄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  
艷好誰惜是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傲與羣芳自在春  
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  
處飛遁意云秘洞扃仙卉雕窗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

肯爲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王人深報未央長門七八  
載無復見君王春寒浸入骨獨臥愁空房嫵履步庭下  
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  
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  
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墻性命誠所重棄割良  
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中佛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  
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一鄉帝見其詩文覆傷帝往  
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  
輔曰朕向遣汝擇後宮女入迷樓汝何獨故棄此人也

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  
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人迷樓  
大業八年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  
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申飲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  
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盛真元太虛多飲卽大疾生  
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  
治煩躁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名市水爲盤以望行  
幸京師水爲之踴貴藏水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  
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

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  
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去孰使汝歌也汝自爲之邪  
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重多唱此  
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天啓之也帝因索酒目歌  
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故和古問成悲之日迷樓要好  
景宮中吐艷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  
又歌臣皆不睡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  
帝提兵號合火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乃  
歌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

非偶然也

迷樓記終

迷樓記

三集

